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 6230



437  
4444



009269



有懷堂文彙卷二十一



有懷堂文藁卷二十一

祭文

祭趙鐵菴先生文

於虜先生間鍾白天質和以粹氣厚而完以篤其施以  
歷諸艱如水崩奔萬折不還如金辟灌百鍊益堅又如  
鉅材將老其年冥冥孤高落落風烟將登廟朝遽壞以  
顛嗚呼哀哉弱冠味道卓犖負奇齷齪所鄙生產不治  
中更窮空蕩析不貲何有何無怡然安之鈞棘章句穿  
穴經史披抉痛癢別白義理宰豁羣蔽搢擢浮靡大放  
厥辭一本諸已猶憶曩時高宴常開集盛南皮聚勝蘭  
臺日永繼夜興極浮杯羣賢邂逅獨驚上才既同臭味



相要歲寒義分如霜剖心折肝琢磨道誼捐赴急難豈  
曰良朋況也永歎推排人間三十年餘甲午之薦復躡  
公車自後屢上方圓齟齬側想黃金僂俛嗟吁思效一  
官以攄所積輒投匭函願有陳白因叫閭闔臣心孔迫  
封章即報吏議終格慨然東遊齊魯之郊我車我驂雪  
虐風饕論文校藝以赴嘉招斷斷者俗掇其英髦強試  
春官將耆而遇太息似賈直言如錯時政是毘考官不  
怒策名升朝翺翔雲路例當試縣長途短馭居常自語  
理縣有譜日飯一升而酒是舍以斯相處亦莫余侮計  
日除目謂可指取如何弗祿弗差其瘡平生百罹今茲  
二豎雄圖壯心悅歟摧阻嗚呼哀哉隋侯之珍荆山之

血終古差池賞者長絕先生遇矣以釋苑結文淵矍鑠

二豎雄圖壯心悅歟摧阻嗚呼哀哉隋侯之珍荆山之  
血終古差池賞者長絕先生遇矣以釋苑結文淵矍鑠  
定遠蕭衰功業已爾此志猶齋先生方之其更可悲英  
英令子必濟其美將緹之韞或佩之藥自今有穀貽後  
之祉舉斯相慰以奠而誄嗚呼哀哉

祭沈青城先生文

嗚呼先生後進楷模材高而雋德以爲樞出處語默綽  
乎其途受知先皇珥筆直廬朝夕侍從講殿訂謨  
公才與望其焉舍諸而忽上章伏謁臣愚臣有老母臣  
志鬱紆匪資匪事不勝烏烏先皇感歎賜覲厥家終  
爾之養爾其事予東門祖餞道旁歔歔時年三十歸者  
誰歟一朝解組廿年板輿左右無方容色婉愉孝惟庸

德不能既書誠愛所溢形諸友于母其順矣其樂只且  
獲享多福縮綽有餘九十考終泣慕而孺訖畢凶功哀  
敬弗渝有亭白雲時寄我思令子皆賢雙雙玉除兩世  
二人宦遊各如勗以事君乞身江湖仕路翕熱不移糜  
侏展也棟梁自屏大瓠三益四難左史右圖懷和飲醇  
與天爲徒奈何倚伏德門罹妖期功之喪無歲而無長  
公即世同叔又徂悲結至性形神爲枯忽焉起起鵬止  
坐隅與善茫昧吁可問乎茨之王父里閭相於太公兵  
部永好贈琚逮我先君屬陪後車假館授粲辱收櫟樗  
累世通家申以葭莩未歲假歸常侍間居樺燭一寸濁  
酒數壺忘年語笑肝膽互輸載別邗江流連歌呼風流

雲散執手躊躇時適耆年九月之初茨書寄將勸把茱



酒數壺忘年語笑肝膽互輸載別邦江流連歌呼風流  
雲散執手躑躅時適耆年九月之初莢書寄將勸把茱  
萸箚笠芒屨誓隨履絢斯言未報死生岐途我心曰歸  
云誰之娛琴匣塵網落月空虛緬思昔遊一夢而遽千  
年石闕頃刻黃墟典型曷在筆與淚俱

祭成容若同年文

嗚呼玉美易埋蘭生早凋香熏輒燼膏明忽銷洵美惟  
君韻絕神超濯濯塵壒亭亭孤標掉首階緣凌雲獨豪  
千秋亦足奈何一朝瑤琴絃斷雅曲寂寥髣髴平生魂  
兮可招自君之生相君有子長白松花祥靈所啟慧過  
童烏清逾叔寶門是烏衣業唯青史聯翩中雋一鳴千  
里彤墀大對直言疊疊如誼如蕢古人所躑方倚鸚

鵠而冠駿驥文通武達雅志差池拓弓霹靂帶劍礪鶻  
宿廬餘暇肆爲歌詩蘭畹金荃妙絕一時美人繾綣香  
草旖旎昨蒙 召試彩筆驚飛墨落猶濕溘焉長辭嗚  
呼痛哉人惡儁異世疵文雅造物好惡得毋同者歎君  
孤詣于世少可誰其知之調高諧寡羽林十二尺五魁  
三間時逸興剩水殘山麟趾裹蹠翡翠琅玕偏其探討  
孔鼎湯盤流水游龍過從朝夕獨共風雨騷人羈客脅  
肩語耳翕熱趨走獨出肺肝端士益友以茲濟美足媿  
伊巫悄悄心勞遑告僕夫佇日絲綸同和蘇許往往篇  
章窮愁無語人間敝屣修促何求 君親罔極中道曷  
酬知含而視恨不少留無窮忠愛零落山丘嗚呼痛哉

熒忝同師東海之門古有四友攸兼于君後先禦侮風

重算和手言  
酬知含而視恨不少留無窮忠愛零落山丘嗚呼痛哉

炎忝同師東海之門古有四友攸兼于君後先禦侮風  
義具存茲最拙愚亦蒙齒論慟哭何及收拾遺文嗚呼  
一時作者他年外孫芙蓉城主楞伽山人  
君自號

### 祭王太常文

嗚呼海內遺獻國之璵璠往我吳中落落僅存後先殂  
謝蒙叟梅村巍然几杖唯公達尊炳耀千古奄忽九原  
爲吾道慟豈在一門維公王父尸臣文肅誰趾厥美太  
史式穀詎公幼年乾廕遽覆克成遺志纘乃祖服豈曰  
綺紈實茹荼毒平劑心苦義兼家國起尚符璽先人寵  
休敬共朝夕職思其憂光光皇華爰諮爰謀恤彼館人  
速驅無留名山大川富我酢酬還除奉常祀事孔修嚮

用方深義惟止足不待引年命駕也夙巷本衣烏堂猶  
野綠小架亭臯雜蒔花竹彛尊青黃牙籤碧玉討論演  
暢舉綱張目軼事異聞遺俗故家收拾金石商畧無差  
如紀庚申悅談永嘉西京雜記東都夢華每一篇出好  
事咨嗟陽秋在裏非碧雲駮藝事游息妙擅八分大書  
題署雲布星陳近世無匹宜官鵠淳更精六法山石散  
皴寸幅生綃遠方襲珍凡出其餘罔不絕倫跡如跌蕩  
性篤繩墨家訓諄復見之自述賢子若孫奉教修飭天  
府升書承明珥筆蠅拂塵尾別無長物累葉珥貂一門  
舉策人倫師表邦國羽儀年幾九十神明未衰胡示微  
疾遽與世辭長流月墜高嶽峰摧適然來去公何不宜

獨歎斯世而不憇遺嗚呼哀哉茲之生晚孤陋聞寡遙

疾遽與世辭長流月墜高嶽峰摧適然來去公何不宜  
獨歎斯世而不慙遺嗚呼哀哉茲之生晚孤陋聞寡遙  
承典型幸陪鯉也豈謂終隔願見不果問字質疑誰居  
可者遺墨雲烟猶識大雅往酌一觴深悲莫寫尚饗

祭昆陽夫子文

山川靈氣間生鉅儒國之楨幹世之楷模於朝於野均  
繫其軀何不慙遺不與德俱爲斯世痛矧在吾徒緬維  
先生門地華腴傳經有緒詩禮庭趨發爲文章玉積金  
鋪庚戌之春射策天衢日華五色名冠京都珥螭頭筆  
侍鵲尾爐邇英崇政束躬程朱嘗陳洪範願奏六符匪  
頌以規維 帝曰俞旋典秋闈登進髦譽馬不留良鮫  
無遺珠眊噪啗沓以直而誣豈怨左官不忘稜觚審處

進退託寓尊鱸禔車一乘具少于車 聖朝察枉召還  
直廬一如故常舍命不渝不勝私恩雨聞防墓以病自  
乞星言首途改卜惟食辦護勤劬樹有甘露庭有馴烏  
以其暇時圖史自娛海宇清晏前席恒虛延佇舊學一  
起江湖昊天不弔奄忽云徂先生之德粹若醍醐飲和  
葆真應肥而癯先生之年如日尚晡何遽昏黃不留桑  
榆莢也不敏自少而孤大陵微草吹生噓枯謁假以來  
三陪履約曳杖逍遙遠隔一隅感知未報豈勝欵欵鯉  
也多材孺泣呱呱誓共周旋存沒嗚呼千秋石闕一束  
生芻尚饗

祭張帶三先生文

嗚呼少俊易得老成難追士之模楷國之羽儀晨星落

祭張帶三先生文

嗚呼少俊易得老成難追士之模楷國之羽儀晨星落  
落朝露易晞獻也則亡斯文孔悲於惟先生乖崖之支  
世濟其美詩禮是貽自賤爲恥少小負竒內行聿修在  
躬不疑出其緒餘摛爲文詞藹藹清空春雲爲姿聲實  
有耀策名彤墀擢李泉州一切稱治白日心事流水襟  
期大書于几孰干以私假守二郡治亦如之亂離莫矣  
曰惟知幾陟授銓曹抗懷長辭解組歸來幅巾深衣蕭  
然終窶倍諸生時小試未展游精運思穿穴經史百家  
畢窺出入佛老窮隱抉微折衷吾道游騎得歸先朝故  
實瑣逸咸稽自維遺老以待訛咨臣有親在臣志未施  
養生慎終維稱維宜老人餘年幸菊萑兒滿籬何有一

有懷堂文集  
經相遺長君遠遊屬弟起居將謀旨甘豈得已而手書  
相聞神明未衰一旦微疾畢生分離嗚呼痛哉余識先  
生三載于茲讀先生文乃自佩觿一見若故贈余以詩  
若有所告握手淒其豈意一摻遂弃吾儕大塊一指垢  
者不迷側聞緒言久暫亦齊洞無障礙如脫鞅羈自比  
萇弘猶掛一絲嗚呼此志此情千年孰知丹心不泯端  
依子規吾吳耆宿逝者相隨復失先生少一經師後來  
學者欲從其誰酌酒一慟豈勝漚尚饗

祭同年繆檢討文

嗚呼光陰不留隙駒跳丸懿惟志士偏銜憂端進則齟  
齟不能巧干退斯憔悴亦孔之艱處通而塞彌缺不完

猥者節苦人間路難嗚呼哀哉詩禮是承弓冶是紹孝



齟不能巧干退斯憔悴亦孔之艱處通而塞彌缺不完

猥者節苦人間路難嗚呼哀哉詩禮是承弓冶是紹孝  
友天性不假詔告譬彼鉞弋端慤自少亦若夫不專壹  
飛翽學窮穿穴理叅幼眇鏃鏃日新擘取衆妙每一篇  
成孤行絕調乃漸于達乃用爲儀從到瑯嬛書靡不窺  
煌煌國書雲章煥垂蚪蚪古壁岫嶺禹碑覃精研悅  
神悟筆飛虛實善變經史發微嗟彼周行衆人交騁從  
吾所好尺寸無倖間宿招提朔風淒緊空食大官炊烟  
常冷尋賦歸來息機匿影寸地淵雲心期張邴一官既  
謝三徑久荒宦遊數年萬緒茫茫穿雲補屋落葉掃牀  
貧也非病道故其常前賢枯稿頗亦自傷復不假年中  
道云亡嗚呼哀哉與善茫昧君曷至此忖君生平齋恨

有以天門誅蕩呼吸可通君無蹇修靈璫九重高門鼎  
食雁鶩餘粟君有嚴親唐園盛腹雜選五交管鮑如土  
今雨不來亦少舊雨詘今信後睠焉吾黨辛苦初心付  
授惘惘名山大川可以寫憂饑不能驅坐閉窮愁人世  
無聊多落二氏雅篤人倫詎宜脫屣或者放達揚波嵇  
阮禮爲我設謹於關鍵突梯脂韋咸宜所如方心矩步  
不利走趨問之筵筭靈氛亦愚憂能傷人毋乃是歎嗚  
呼哀哉余與君交忝猶臭味今茲假歸同君夙退方期  
風雨欸欸情話及君之門辭我以瘵顏色未覲凶問忽  
至雲散不收地近皆涕追惟曩遊二三同志黃土數人  
途窮君最哭君寢門道君心事玉局不平石闕常淚絮

酒一觴以酹壘塊尚饗

途窮君最哭君寢門道君心事玉局不平石闕常淚絮

酒一觴以酹壘塊尚饗

祭立齋師文

公之立朝惟直以方千尋而挺百鍊之剛衆正所倚而  
朋則亡孤忠自遂不虞我傷 帝鑒良臣無鄰結契方  
藉辯章不安於位筆有史書口有清議伊余小子不敢  
辭費惟幸從遊屢竊書紳學博而約含味道真辨晰毫  
釐以歸大醇行惟實踐匪徒講論赴義若嗜惡利若劇  
檢身以密謹幾必細罔欺于獨臨以指視於家於邦始  
終一致以其緒餘放而爲辭兼古作者有筆有詩侃侃  
封章讀之孔悲史編在篋此志尤齋嗚呼吾道常患不  
庸公既用矣于施未充怨尤消釋進退從容稽首北闕

聖恩無窮禔車就道輕舟泝河穀皮數卷關人止呵  
餘一無有歎息者多舉斯哭公足知其他方遂初服分  
安田野鴻飛遵渚誰居弋者不到東山遑問洛社闔門  
畏嫌莫可陶寫天不憖遺哲人遽萎星光破碎山岳傾  
墮何以附身不能治禔孔懷號慟贖得 賜衣公德于  
鄉祝若庚桑巷哭相聞文其私喪公端于友相要以久  
老人千里隻鷄絮酒公嚴於師人倫是歸江流忽逝秋  
陽掩暉炎也桐子恐點緇塵懷賢有作輒擬共倫豈其  
鳳兮善誘循循翰墨藏奔淚漬常新在三之誼獨無一  
補四友何人今不古處哭奠一觴豈勝羅縷石闕銜碑  
口不能語尚饗

祭范伏菴文

補四友何人今不古  
口不能語尚饗

### 祭范伏菴文

人世跳丸坐不讀書面墻耳食與朽壤俱黠者發冢取  
口中珠真奇殆絕作者誰與先生積學爰自少孤游情  
六藝愛日三餘五鑿一空三益相於蘭湛愈美玉溫其  
如少業舉子游刃于虛務爲別裁與俗齟齬要歸經義  
弗殊其途斯故碎金足傾搯觚既舉於鄉屢上公車史  
官擇材 帝簡鴻儒發揮義例點竄典謨勝國舊聞排  
纘掃除凡數十篇以副石渠琳瑯金薤大文以敷寧俟  
汗青秋思萼鱸闔戶翛然左史右圖斐凡隱囊茗椀熏  
爐藥宍生白清露研朱大義宰豁若劘檠株尋幽詣微  
更析錙銖詩古文詞墨不輕驅驪爾有作理絕恒區此

妙未覩幸有鯉趨都無異聞付與生徒升堂問字叩鐘  
反隅奈何起起斯命矣夫預整緇篋比若櫛梳七畧四  
部班分族居旁搜稗野細者盤盂手題健藥小印蠟塗  
若與訣者聞者歛歛昔我先君定交之初分結金石名  
並俊厨小子不敏獲侍履約年來棲托同散江湖時相  
過從酌醴焚枯商畧文史間謔以娛千載相關輒傾一  
壺謂余可語豈酒人乎日月易邁我亦白鬚我丈人行  
零落多徂誰居鄰笛悵矣黃壚復喪先生失我楷模神  
理綿綿告以生芻每把書卷哀無時無

祭熊母李太夫人文

嗚呼嘗伏讀伊川先生所著上谷郡君家傳歎大儒之

篤生也誠間世而非偶然當純正二公之起於洛師固

嗚呼嘗伏讀伊川先生所著上谷郡君家傳歎大儒之

篤生也誠間世而非偶然當純正二公之起於洛師固  
賴太中之廉慎寬和以穀其後而家傳所載推本內治  
未嘗不溯上谷母教之賢嗚呼道之在人也決無或息  
蓋自弘毅公直抉求仁之要而太夫人謹于內則其以  
身教尤兢兢于惟禮爲先幼而習于師氏即孰復于孝  
經曲禮之爲庸德常經而見之于動容周旋故及其來  
也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敬閨門之內肅若朝典之糾  
虔嗚呼凡此一與上谷同而更卓絕無以尚者保孤孰  
若一死之尚易而苦節至于安節之尤難方弘毅公窮  
居樂道將終身白雲萬峰之巔亡何寇張之弧而禦災  
扞患遂成仁取義不惜七尺之捐太夫人屢欲引決大

思繼緒之無托而茹悲飲痛間關辛苦以圖全如濟中  
流于舟之既覆支一木于厦之將顛鍵戶紡績篝燈課  
誦凡爲母道罔非協于聖善而烏頭綽擗遂與日月而  
俱懸嗚呼弘毅公之大節既弗同太中之安常而處順  
而上谷之懿行又曷及太夫人之涉危而蹈艱荷天之  
錫啟佑先覺吾師學脉固與河南伊陽先後一揆而遭  
逢 聖朝叶贊辨章將大有爲于世抑豈宋熙寧元祐  
之可比肩方幸太夫人享春秋綰綽之福奈何奄終喜  
懼之年嗚呼自吾師之致政而歸盡愛致敬已養志而  
極歡顧未得安于獨樂良由 聖朝嚮用之專斯皆萬  
世之所稱願而太夫人亦可含笑以慰弘毅公于九泉

莢等幸坐春風預立積雪緬惟師恩均于生我則事太



世之所稱願而太夫人亦可含笑以慰弘毅公于九泉  
菼等幸坐春風預立積雪緬惟師恩均于生我則事太  
夫人猶孫行也能不顙擊而涕漣况夫方慶真儒之持  
世旋奪孝子之所天斯又胥蒼生而致痛亦非哀些之  
能宣尚饗

祭外姑趙夫人文

嗚呼自菼受室獲事太君心識壺儀不獨耳聞迨今三  
紀治內益勤彤管罄書未彈遺芬族于天水傳于師氏  
範禮則法雜佩璜瑀尤篤深恩仰荅怙恃母也天只迎  
養沒齒吾舅相莊戒切月光箴管線續味爽高堂事生  
慎終以筆以湘不名一錢賓醉肴觴熒熒一燈女紅紡  
績食無鑿御衣却縑帛何有何無以議酒食事無攸遂

家籍相迫不弔昊天哀纏黃鵠素無膏沐髮增曲局授  
經賢子父書其讀繡佛長齋平生畢足嗚呼哀哉莼少  
而孤撫視若子中間破巢倉黃莫從舍我中堂盡室處  
處此日無歸幾瀕于死吾舅徂京携我成均飲食數載  
一惟其仁憐我宦遊孤絕無因憂虞慰藉深情苦辛已  
未之春奄失吾舅莼亦假歸追扶荒柳悲結曩恩寸心  
長負拜母堂下祝母長壽自後南北復簡起居間時問  
訊空一紙書幸今解組如奉板輿燠寒疴痛禮敬闕如  
顧惟憐女數問所苦女病不往常來一姥果餌藥物無  
取多與姥故無恙主已黃土嗚呼哀哉酬荅無階及茲  
已矣展也二龍長途繼起卯君才雋策名方始芝秀蘭

牙諸孫濟濟莼苟視息誓共周旋貧何所獻此心惘然

已矣展也二龍長途繼起卯君才雋策名方始芝秀蘭  
牙諸孫濟濟莢苟視息誓共周旋貧何所獻此心炯然  
猶恐不遂抱恨莫宣并告吾舅知之九泉嗚呼哀哉尚  
饗

有懷堂文藁卷二十一終

有懷堂文集



有懷堂文集卷二十二

有懷堂文藁卷二十二

雜文

詩齊魯韓毛四家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所以歌不專主說義  
理也詩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  
所止而夾漈鄭氏亦言得詩而得聲者則系之風雅頌  
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所招之類  
無所系也遭秦之禁而三百篇者獨完以諷誦不獨在  
竹帛自漢儒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以說相高義理  
之學勝聲歌之學日微然則秦時所亡者竹帛而諷誦  
猶存漢儒所摭拾者竹帛耳而諷誦已亡矣夫詩惟尋

其聲以涵泳其義理則雅鄭貞淫正變之故不難辨也  
言義理則傳述各殊固宜其不能相通焉然所謂聲歌  
者既已湮沒而不可追尋又在求其義理之至當以庶  
幾不失詩人之本旨申公最先出其教無傳疑疑者闕  
不傳故班固以魯最爲近之大較當時魯齊韓三家列  
於學官去古未遠其說故自有所本自毛氏晚出孤行  
而三家之詩亡矣毛氏釋詩合于經傳者固多而穿鑿  
傳會者亦時有朱子所以不信詩序而亦頗采以入集  
傳又復并爲一篇以還其舊則固未以爲可廢而特欲  
博考衆家以要其是魯齊詩久亡韓詩廋存外傳朱子  
釋詩有直從韓詩者又嘗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

常欲寫出則其闕意眇指可知矣昔賈逵撰齊魯韓毛

釋詩有直從韓詩者又嘗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  
常欲寫出則其闕意眇指可知矣昔賈逵撰齊魯韓毛  
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宋王應麟亦嘗網  
羅三家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爲詩考五卷愚于詩  
序多有取焉而亦甚惜夫三家之亡不得復與毛氏相  
參考也

春秋三傳胡傳

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今所編經文皆自  
三傳中取出名之曰正經漢志云口授弟子丘明恐失  
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是左氏之傳經最先矣後儒排左  
氏者以作傳者非丘明亦未有切據也公羊穀梁俱子  
夏弟子公羊五傳而至胡母子都始著之竹帛其後董

仲舒以公羊顯又四傳而何休爲經傳集詁則其書大  
傳穀梁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亦五傳至漢宣帝  
好之遂盛行于世而左氏之學則劉歆移太常爭之陳  
元與范升爭之賈逵又引讖傳會之廛乃得立而墨守  
膏肓操矛入室之說猶相勝而不已夫千金之裘非一  
狐之腋尋三傳各有所受豈宜以一而廢一旦易有三  
家而田焦亡詩訂四家而齊魯韓亡書止兩家而經文  
已亡其半獨春秋止口授顧三傳具存博學君子可無  
惜乎而自爲黨哉然自杜預集解盛行而公穀二家又  
微正義亦主杜氏其後公羊有徐彥疏穀梁有楊勛疏  
皆不顯至啖助趙匡始參考三家以采其長而助頗右

公穀然自漢儒以來言春秋者唯宗三傳三傳之外能



皆不顯至啖助趙匡始參考三家以采其長而助頗右

公穀然自漢儒以來言春秋者唯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見于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蓋魏晉以前學者各守傳以合經唐中葉後學者頗欲舍傳以求經韓愈稱盧仝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仝非能爾而云然者以美之也宋興經學最盛孫覺春秋經社一書其學亦主啖趙而孫復著尊王發微遂專廢傳從經劉敞著權衡意林雖不廢傳亦不從傳伊川直以自秦以下其學不傳特作傳以明之則安國傳之所自出也至于今學者非安國之書不觀而無有爭三傳者嗜之者第以其文辭而不復以爲義理之宿是又學者之過也且夫春秋之義善善長而惡惡短所爲刑賞忠厚

未有或偏焉者也而自漢儒以春秋斷獄董仲舒有決  
事比一書與張湯相授受遂爲巧詆深文之階常秩亦  
譏孫復之書之刻如商君法大抵尊經太嚴求之太切  
凜凜可畏過於刑書夫詩序之失以無一詩不刺時君  
若此則春秋亦詩序比也朱子固曰春秋之作極是嚴  
謹一字不輕易而稱伊川傳則云中間好處如難理會  
處不爲決然之論謂安國傳非不好有牽強處聖人只  
是直筆據見在而書則朱子于是經必有所斟酌權衡  
于其間而惜乎未及有所論正也

### 三禮

禮之亡亡於周衰諸侯踰法度惡害已皆滅去其藉至

秦益大壞漢興六經之文皆未出最先議禮則叔孫通

禮之亡亡於周衰諸侯踰法度惡害已皆滅去其藉至

秦益大壞漢興六經之文皆未出最先議禮則叔孫通  
取合當世參酌秦法沿襲施行遂爲故事終西京之世  
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太息而不能已  
也章和時曹褒被詔條正禮儀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  
婚吉凶始終制度百五十篇仍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尋  
寢不行唐初魏徵等爲貞觀禮李義府許敬宗增之爲  
顯慶禮蕭嵩等復折衷之爲開元禮宋初開寶通禮亦  
本開元禮增損之信齋楊氏所謂士大夫好古者知止  
有開元以後之禮者也夫自叔孫通壞棄古禮而高堂  
生十七篇者雖尋出第列于學官而不足以助宏國家  
之制作歐陽氏云三代以後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名

有懷堂文集  
豈惟治出于二哉禮與禮亦爲二而朝廷所施博士所  
藏訖不能相明也惟周禮一書劉歆發明之王莽行之  
而遂以大亂重以王安石之紛更制度託於周官而世  
儒遂疑此非周公之書出歆莽之僞爲抑又過也夫古  
禮十七篇高堂生所傳與淹中所出不殊其爲古書無  
疑朱子謂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  
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燕射禮皆然其說  
爲至明確朱子晚年所以亟欲論定而又以屬黃幹終  
之也周禮雖若繁碎而廣大精密非周公不能作獨戴  
記之傳試去大學中庸二書則其粹然者無幾而今列  
于學官者顧獨小戴所刪學者以非功令所習周禮儀

禮浸度高閣是古禮之塵存者幸經宋諸大儒之發明

記之傳試去大學中庸二書則其粹然者無幾而今列  
于學官者顧獨小戴所刪學者以非功令所習周禮儀  
禮浸度高閣是古禮之塵存者幸經宋諸大儒之發明  
而又將復久蝕于後誠可痛也往者有請以儀禮周禮  
並列學官試弟子員者議格不行愚竊謂誠能如朱子  
之意令習禮家一以儀禮爲宗而輔以周禮禮記使學  
者勿忽于其所難讀而深求古禮之意以佐國家制作  
度越前代之盛而自叔孫以來議禮因循苟簡之失庶  
乎可以漸革矣

楊墨

楊朱先儒胡氏以爲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  
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然則  
兩家之說已行於春秋時而至戰國時而益熾聖王不

有懷堂文集卷之六  
作而橫議生毆陽氏所謂乘間而入者也楊學于老故  
莊列之書皆稱之佛氏之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  
固近于墨然朱子以爲非其深者蓋其學亦仍是楊氏  
所以其徒後皆竊莊老之說以附之而益精矣墨子七  
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爲說稱堯舜  
禹稱周公一依經據禮其後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  
墨鄧林氏之墨隨巢子之墨胡非子之墨雖韓愈亦以  
爲與孔子相爲用甚矣其易惑人也夫由楊墨之迹固  
未至于無君父也由其說而推其害直可以無君父孟  
子固憂其禍之無終也後佛學入直敢冒不韙使大倫  
幾塗地無餘陰挾兩家之勝不屑爲子莫之中而天下

靡然從之嗚呼夫然後知孟子之言謂之先覺可矣真

所謂作于其心必言于其口其行于其事必成于其心

子固憂其禍之無終也後佛學入直敢冒不韙使大倫  
幾塗地無餘陰挾兩家之勝不屑爲子莫之中而天下

靡然從之嗚呼夫然後知孟子之言謂之先覺可矣真  
所謂作于其心必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必害於其政者  
與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然實楊墨之  
學有以驅天下而爲之倡也孟子七篇之中反覆闢告  
子闢楊墨而佛氏之言有似告子者似墨者似楊者故  
諸儒之說亡而佛氏之書愈盛而儒者復將以吾儒之  
書佐之譬之秦人蠶食六國而爭割地以入之不止其  
亦可痛也已

告子

告子知守其心而不知性故其論性第以其能知覺運  
動者而言直欲混善惡而外仁義既乃自知其說之窮

猶內仁而外義此其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根正以平日無集義之功而其不動心之速亦即所謂直提頓悟而無階級積漸之可言者此所以陷於異端而孟子不得不爲之辨也後世西江之學全類此然彼亦固知義之不可以爲外而益精其說矣謂義固在內讀書求義理正是義外又謂義只發于我之先見者便是如飲水飲湯之類若待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此又直以佛氏不得擬議不落思惟者爲義其內義尤足以禍義也孟子之所爲集義者正以萬物皆備于我無一非內者若不讀書不求義理以爲義內則視天下之物無一非外者而義仍在外矣彼固諱其爲告子而終

不出乎告子也至陽明乃直揭之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自以爲扁鵲曳尾而歸火之會同



一非內者若不讀書不才義理以爲事內則亦一  
物無一非外者而義仍在外矣彼固諱其爲告子而終  
不出乎告子也至陽明乃直揭之曰無善無惡者心之  
體自以爲漏洩天機而湍水之喻固已漏洩之久矣然  
則告子者固異學之首禍其罪浮于楊墨也

### 道家

老莊之教至晉宋間而極盛亦至晉宋間而遂亡蓋其  
徒無有點者據而守之盡爲文士剽竊以入佛書而道  
陵之術則至鄙陋不足道及謙之起北方遂演其術以  
至于今馬氏以爲主符籙而不言煉養服食然跡其詭  
言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則亦兼服食故司馬氏以  
爲與符水禁呪之術合而爲一也又詭授科戒二十卷  
真經六十餘卷則已兼經典科教故今庸黃冠師所爲

存懷堂文集  
禱祈醮祭濟生度死雖專于科教而猶得依奉天師之符籙以誑惑愚庶也彼竊附老子而與老氏之學豈復有一毫之似哉蓋道家之亡久矣崔浩不喜老莊而信謙之即可知其術全不類而獨怪迄今猶尊其教奉以真人之稱何也朱子以爲道家不知有老莊書倣倣釋氏經教之屬如巨室子弟珍寶爲人盜去收拾破甕釜夫謙之之術亦老氏之破甕釜與

書昌黎傳後

先儒薛瑄有言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蓋文公之學獨追古聖人爲宗尋求獨得脉絡分明其不惑於異端決也獨好與僧往還然送靈

師云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送文暢云草序頗排訐未嘗一言其說也在朝州畿大項人傳其長

脈絡分明其不惑於異端決也獨好與僧往還然送靈  
師云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送文暢云草序頗排訐  
未嘗一信其說也在潮州識大顛人傳其奉釋氏今外  
集與顛書三篇蘇氏疑出或人譌誤而周元公詩不識  
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蓋以書爲信也朱子考  
異亦不然蘇說而特以爲放逐亡聊之中卒然見夫瘴  
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以義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之  
人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于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  
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觀朱子此言則終信  
公之不助釋氏而排之矣從公游者李翱闢佛甚堅著  
復性三篇以滅情爲言全墮于釋氏之說一聞藥山禪  
師語即有雲在青天水在瓶之偈則其闢佛殆亦不免

于呵佛罵祖斯固不可與公之交于僧者同日而語也  
書濂溪先生贊後

濂溪先生奮起南服接先聖千餘年不傳之緒神交心  
契獨見本源程子一見後得吟風弄月之趣而陸子靜  
嘗舉此以示學者謂後來明道此意存伊川此意亡蓋  
子靜徒有見於先生之襟懷灑落者比之于曾點之狂  
故其失也至以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于吾道而獨  
以伊川蔽錮深也或有問朱子周先生是從上面先得  
曰也未見得是恁地但天資高下面工夫不大故費力  
則知先生固自有下學者在而非獨先得乎其上者也  
昔聖人之道其精微在易先生出始發明易道之蘊既

為之圖又為之書自三才萬物之理無不畢貫而求端

用功不出乎音聲室屋漏之惠日用行止之正則而

昔聖人之道其精微在易先生出始發明易道之蘊既  
爲之圖又爲之書自三才萬物之理無不畢貫而求端  
用力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日用躬行之近削百氏之  
支離杜異端之虛寂則先生之學之切實著明者在此  
也其言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故通書以釋  
艮卦終即主靜立人極之意而亦可以見先生之于佛  
氏之書討之未始不精而排之未始不力矣陸子靜于  
先生之風月無邊者則喜之于無極之旨則非之殆亦  
所爲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而未覩其全體也

書明道先生贊後

明道先生之闢釋氏也比之淫聲美色比之佞人比之  
巧言而象山陸氏顧以爲明道通疏後之爲陸學者每

宗明道而舍伊川蓋先生德性和粹胸懷擺脫議論多  
高亦所謂下段工夫不費力者朱子贊先生像曰元氣  
之會渾然天成又曰明道語渾淪學者難看子靜固好  
高遂以爲得先生之似而可竊附以張其學也謝上蔡  
讀先生鄆縣詩以爲胸懷直好與曾點同此即子靜之  
見而豈知先生之學固反求諸六經明庶物察人倫其  
行則本于孝弟其舉而措之則以禮樂其辨異端似是  
之非則以爲外倫理苦根塵不知義以方外不識形而  
上者凡上截下截俱不以許釋氏而子靜豈得以宗之  
者亂之哉故夫伊川之序真先生之行實也若見草而  
知生意觀魚而知自得以是稱先生鮮不墮于莊之放

曠佛之淨智此真毫釐千里之辨也

者亂之哉故夫伊川之序真先生之行實也若見草而知生意觀魚而知自得以是稱先生鮮不墮于莊之放曠佛之淨智此真毫釐千里之辨也

書伊川先生贊後

明道闢釋氏闢之於其微伊川闢釋氏闢之於其顯微者猶可以遁顯者更無以解也孟子闢楊墨特聲其無父無君今即以無父無君聲釋氏彼其迹如是固難畧其迹而原其心也朱子曰明道語超邁不如伊川說的確又曰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即此亦可見子靜所以極詆伊川以爲若傷其心誠傷其心也抑又按二程先生之學完全精粹而明道天資高伊川尤自踐履中入自周子言主靜明道亦言靜坐可以爲學而伊川獨謂只用敬不用靜靜之一言真有儒釋毫釐千里之別

而伊川以敬易之則爲吾儒無欲之靜而異端無事省  
緣之靜不足以亂之矣此真的確親切之旨而尤陸子  
之所爲傷心者也然而程門之教篤實明白如此而其  
高弟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呂與叔後皆入禪學如與  
叔之論未發定夫之論歸仁龜山之從僧常總問性善  
皆不能篤守其師傳而上蔡知覺之說一變而爲張子  
韶則全乎佛氏以知覺言性之旨矣夫爲佛氏之學者  
喜入儒于佛至于呵佛罵祖以巧護其師而爲吾儒之  
學者欲入佛于儒名爲尊聞行知而已棄其學而學矣  
故至今日而釋氏之說常勝蓋儒之釋勝也釋易辯而  
儒之釋難辯也

書橫渠先生贊後

黃渠之學告心力索用功見切三愛口關弟友青



故至今日而釋氏之說常勝蓋儒之采朋也采朋而  
儒之釋難辯也

書橫渠先生贊後

橫渠之學苦心力索用功親切正蒙中闢佛最精又有  
信聞紀一卷經學理窟一卷雜記經傳之義辯釋老之  
失其教以禮爲先尤示學者以踐履之要蓋橫渠先從  
釋老探索之久知無所得反而求諸六經故其學篤實  
嚴密如此程朱亦先學佛所爲只于迹斷之者欲使人  
人別白易曉而其源流本末固皆一一勘破非徒闢其  
跡而使彼猶得以其深者惑人也游定夫乃謂前輩先  
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  
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豈猶未知其師之十年于老  
佛耶

有懷堂文集卷之二  
先宗伯瀛洲圖後記

是圖先宗伯公爲院長教習庶吉士時所作圖各有贊而記成于萬曆之壬辰則在禮部時也距今將百年而公之曾孫志龍出以示余且屬余記其後維公登第於隆慶戊辰圖之作以誌是科館選之盛首列主司興化李文定公館師歷城殷文通公內江趙文肅公而門人以次從焉今按圖存者已無幾自大學士陳公于陞而下與公僅九人耳公固曰未貌與贊者可補入則散佚者故多亦容有未補者也士大夫官中朝東西南北勢不能以常聚惟同館諸君子朝夕一堂以學問文章節誼講聞而切磋無雲散之感而有舊雨之好雖其後升

沉顯晦之不同而氣誼常聯合要不負碩師良友夙昔之勤戒今于此圖首可以想見前輩之流風余思也嘗

不能以常聚惟同館諸君子朝夕一堂以學問之重自  
誼講聞而切磋無雲散之感而有舊雨之好雖其後升

沉顯晦之不同而氣誼常聯合要不負碩師良友夙昔  
之勸戒今于此圖猶可以想見前輩之流風餘思也當  
神廟中葉臨御稀簡堂陞隔絕政事日壞而圖中諸公  
皆能以風節自樹立于公所謂淵源講習有道者知其  
不愧今幸際理平之世上宵旰萬幾尤嚮用儒術詞  
臣日以次簪筆左右而癸丑同館出孝感熊公之門淵  
源講習過於歷城內江多能以學術行誼有聲于時獨  
余謏劣無似六年講幄無能有所稱塞摩娑是圖爲  
之三歎不禁攻吾愧也公之後寢微里第已廢宰木塵  
存志龍時時痛前光之墜也于是圖尤藏奔如拱璧昔  
權文公見李僕射家藏故物而泣況其子孫耶推斯志

有懷堂文集  
也續公之志以世其家將于是乎在康熙癸亥冬十月  
戊午諸孫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蔡記

題胡笳十八拍圖後

先宗伯敬堂公於蔡爲從高祖家藏弄古法書名畫擅  
一時蔡生也晚聞之而不及一見也今乃得見是圖於  
吾師東海先生所圖十有八按拍模景設色神韻絕勝  
世傳闔立本筆也各弁以詩爲虞永興書筆力尤變化  
詩亦非外所傳文姬作也劉原父記古物謂禮家明其  
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系乃能終其意先生  
多聞好古主盟風雅退食之暇棊几清晝薰爐茗椀商  
畧今古討讐絹素益博以精神物之聚不偶然待賞于

君子則與夫雜服之在御琴瑟之不去側其義一也先

多聞如古主盟屈牙之今日  
畧今古討讐絹素益博以精神物之聚不偶然待賞于  
君子則與夫雜服之在御琴瑟之不去側其義一也先  
宗伯題辭亦自豪似西園集序師弟子一時會合之盛  
亦一玉堂故事先生久坐臯比爲儒者宗今又被教習  
之命風流弘長後先輝映多士歌之舞之亦當有如  
陶董諸君子相望於後塵爲執筆和墨之助獨蒞不材  
雖得與觀先世之遺澤爲幸而於先生之門無能爲灑  
掃之役書此重有愧焉

題周果菴旅歎賦後

風雅有變焉其皆不得志之作乎變而之乎騷斯其極  
也不幸不逢其正而不極其變則無以寫其疾痛勞苦  
之情此孤臣孽子之所以獨心危慮深而千載以下尤

足爲興觀羣怨之助此亦變之正者也果菴周先生少負雋才爲仲馭先生之弟時婁東二張雲間陳夏諸君子方以文章氣節相磨礪而先生兄弟頡頏其間感邁風發俛視世間翕熱媿媿苟得之態不屑如棄涕唾以是憎嫉之者甚衆先生常在某黨人坐論事不合輒罵坐去後黨人柄國仲馭既被禍必欲中先生展轉避匿僅乃得免然坐是益窮困以終而不自悔也生平著述遭兵燹散落余僅從其子東會所得讀其旅歎賦一篇鬱結侘傺魁壘毫蕩感時傷亂守正嫉邪跼蹐天地之間放意雲烟之表嗚呼斯足以槩先生之大致也已夫賦爲詩流悉祖湘纍然其遇不窮窮不極其呻吟終不

似先生維其似之故無意于反之廣之而皆騷人之極

間放意雲烟之表嗚呼斯足以槩先生之大致也已夫  
賦爲詩流悉祖湘纍然其遇不窮窮不極其呻吟終不  
似先生維其似之故無意于反之廣之而皆騷人之極  
思昔晁無咎集古之作者有續楚辭變離騷之日余讀  
先生之文而悲其志竊願仿晁氏之義例以存之而僭  
爲之序東會孤貧以學行世其家篤于氣類有父風

賁貞女贊

并序

女未廟見未成婦固也然納幣之日已壻之矣禮取女  
有吉日而壻死女齊衰而弔若壻有父母喪辭弗取女  
氏許諾而弗敢嫁壻免喪復請弗取乃嫁夫於我父母  
乎壻者於我乎夫也有夫即有婦道死也可弔非婦而  
何成否異而婦一矣且壻弗取乃嫁壻死非弗取也若  
之何必嫁也不必嫁即可以必不嫁必不嫁即可以必

死亦可從其志也俗薄誼廢立節爲難如賁貞女者志  
行尤高余故折衷于禮之意以論之貞女之於禮也實  
完無憾爲之贊曰女而不婦婦而不女厥情孔安即義  
之取躋茲令淑教於傅姆從一攸終奚論室處紆帛五  
兩丹心一縷舍齊而斬不穀而土城璧卒完壠劍早許  
嗚呼噫嘻誰得死所

長洲縣學重修募敘

長洲自唐立縣後以郡學之麗澤齋爲學至宋景定中  
遷於城東北之廣化寺今所稱舊學也明嘉靖中詔毀  
浮屠之非勅建者於是遷于城東之福寧寺而規模乃  
益備縣令吳君世良爲之誌敘諸子雍容習禮其間詩

書絃誦蔚然稱盛名公鉅儒從此而出以致卿相者不



浮屠之非勅建者於是遷于城東之福寧寺而規模乃益備縣令吳君世良爲之誌敘諸子雍容習禮其間詩書絃誦蔚然稱盛名公鉅儒從此而出以致卿相者不乏矣歷歲既久堂殿漸圯齋室廊廡垣墻庖湍漸盡間所謂道山敬一之亭淇園嘉樹之勝俱無有存者射圃盡荒雲川曷在於學者崇奉先師講德遜業之指不稱是有志者之所爲喟然而歎也夫古者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今者黨術之制久廢以一縣之大祇有一學豈其復委諸榛莽以重學士大夫之辱鄭人刺子衿傷學校廢也然謂鄭國之人有廢於學問者耳非學宮廢毀之謂顧詩人深以爲譏則今者之不舉不飭挑達城闕之傷不更甚與且也浮屠氏之宮黨術相望矣昔之君子毅然毀廣化福寧以爲學今之爲廣化福寧者一縣

存懷堂文集  
之中何啻千萬獨恡于教化根本之地非理也博士姚  
王兩君能舉其職力圖修復而方伯丁公少叅祖公樂  
爲之倡司世教者知所先矣吾徒可無勸乎梯衡案梳  
朽墁陶甃之具程工不一盍各以其力欣成焉

字說

莢也從健菴先生游得過庭之訓無異聞諸子謹所付  
受教行於家已有五常之目而諸孫蕃衍有曰德份曰  
德綿藝初出也曰德涵章仲出也先生既已命之名而  
屬莢字之按禮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  
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父蓋  
賓或醴或醮而字也莢也何敢以辱賓抑承先生之命

再拜進其辭而字之字份曰明止綿曰始久涵曰安可

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亦受假之曰作其久者  
賓或醴或醮而字也莢也何敢以辱賓抑承先生之命  
再拜進其辭而字之字份曰明止綿曰始久涵曰安可  
已乃爲之說以告之曰文質得中斯稱彬彬雖然主之  
者質也質剛而文柔柔以輔剛則亨剛以輔柔僅小利  
而已君子之文可以化成天下如天文之明而歸于得  
其所止止者何忠信篤敬如白之無色長无咎矣故字  
之說在賁大雅綿之詩取譬于瓜瓞說者謂瓞似瓜雖  
小而繼前歲之瓜將如其長大先生德門之盛正復似  
之寵吾子以斯名也其在德之不已乎力行匪懈輝光  
日新久之道也久則愈盛終始循環常復其始故字之  
說在恒水澤多爲涵無本則涸少壅則滯君子盈而進  
矣雖然澤以蓄之天地萬物之宜不容不及不容過也

行積若虛業富如無聰明而守愚謙約而辭餘苦不可也安斯可矣故字之說在節夫易固先生之傳經也昔虞仲翔夢飲三爻而知全經焚也舉斯三說于先生之傳易庶或少助發明而三君皆髦士字之孔嘉亦罔或不宜敬之哉各邁爾志以定爾祥第祿其未有艾乎

題殉節編後

常州訓導汝公可起殉難在故明崇禎十五年無錫錢肅潤吳江朱鶴齡爲之傳序余同郡宋實穎私謚之爲介烈先生其事大顯公會孫周錄復謁余所以不朽公者余惟諸君子之言詳矣抑余有感於錢先生之言也謂司訓一官可以死可以無死然公不死則必降不降

不死亦必死於兵燹故孔不死醜之難曾子不死武城

者余惟諸君子之言言矣抑余不願方金先生之謂司訓一官可以死可以無死然公不死則必降不降

不死亦必死於兵燹故孔不死黜之難曾子不死武城公能以魯人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立言誠善然公非可以無死者當春秋時士君子游於人之國君臣之位未定故患難之際猶可以自全訓導一官於弟子師也於朝廷臣也豈孟子賓師之謂哉夫士而臣也者與女而婦一也未成婦道而死其夫君子或以爲過禮然未嘗不哀其志而予之而況於爲婦者乎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蓋官雖小以講學明義理爲職自三代之衰學校之教不行然公論往往從茲出晉惠之世董養登明倫堂而歎朱泚之亂何蕃以一人抗賊宋時大學生屢爭朝政而明初諸生死靖難者亦比比也彼

以女貞不字之身激於大義而爲之長者脫蒙面忍恥  
乞憐求活設官之謂何然則公之一死於人心風俗之  
救豈其微哉往余在史館與同官論史事及明季死事  
諸臣或以直書爲疑余曰何害教忠 聖朝甚盛典也  
竊不自揆方欲收拾遺文訪聞野老求數數得如汝公  
者以備史氏之闕故樂得而書非徒塞周錄之請也

題張樸園海岱日記

國家有事於名山大川大臣恭成命以行禮也維我樸  
園先生奉使典東方之秩祀自戒塗以訖於禮成乃罔  
或不虔祭之日肅將 聖天子祈福元元至意以薦於  
大神洞屬肸蠁和風祥雲休徵翕應告以時若足以返

命無失墜矣途中所經原隰風物奇聞壯觀斐然而  
作得如千篇蓋古者卿大夫所至能說其山川而各某

大神洞屬肸蠁和風祥雲休徵翕應告以時若足以返  
命無失墜矣途中所經原隰風物奇聞壯觀斐然而  
作得如干篇蓋古者卿大夫所至能說其山川而咨謀  
詢度亦無有不周使臣之星言有足與太師之陳詩訓  
方氏之觀新物相聯事者先生亦猶行古之志也詩瑰  
麗若出金石可歌誦所序記最得古人小碎筆意蓋筋  
力於景純之山海善長之水經也脂牽之齋垂橐而筆  
墨之歸糴載真乃皇皇然光於道路矣先生猶不自謂  
能將裒輯以視有道正之而命同官長洲韓菼序之時  
康熙三十五年夏六月

題蔣孝子傳後

虞山蔣孝子大中以割肱瘡親病見稱於鄉里或有問

存懷堂文集  
於予曰禮與予曰昔賢論之詳矣惟東發黃氏嘗稱斯  
爲孝余竊疑之夫所謂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者惡辱親  
也姦聲毀耳亂色毀目惰慢邪僻毀身甚至脅肩諂吻  
容頭搖尾爲辱之大者夫是之謂毀傷若夫志士仁人  
有不求生者其歸全矣何毀之有事君與父一也常山  
之舌睢陽之齒可謂之毀乎樂正子春之加損一飯一  
衣而親釋然愈禮之正也不得已割肉啖親而亦釋然  
愈禮之變也是皆可謂孝也

題向濤歸舟載花圖後

名人快士有觸皆韻流傳慕尚多爲故事向濤遊浙中  
歸舟惟致海棠花百本與圖書相左右烏目山人爲之

圖好事者以詩艷稱之余謂向濤負逸才有風氣舉體

無常人事一切者好節不繫青段吏故花亦應不染矣



名人快士有解皆龍流傳嘉尚多為古事  
歸舟惟致海棠花百本與圖書相左右烏目山人爲之

圖好事者以詩艷稱之余謂向濤負逸才有風氣舉體  
無常人事一切嗜好都不繫情假使散花亦應不染矣  
然君子不留意於物而寓意於物向濤故自超居官寓  
也能詩詩亦寓也有筆筆亦寓也千秋萬歲名名亦寓  
也莊子言齊物蓋大者可小小者亦大矣自其大者而  
觀之天地古今不足以當吾之一映自其小者而觀之  
即庭草亦可不除而況於此花乎少陵不題句向濤乃  
滿舟合之寧兩傷向濤家故有園亭之勝今將歸曩者  
百本之花迎人衣裾當與輞川之木蘭茱萸泝垞並傳  
余老矣不及從之寓須臾之一瞬如王裴之唱和爲悵  
也

有懷堂文集  
題雅園居士自敘後

焚既表先生之墓矣讀其自敘作而歎曰嗟乎先生蓋  
患難中人也避白巾賊可死公車行賊營中可死知山  
陰招撫賊五日不歸可死豈獨諸生之獄足以死先生  
哉然而先生不死傳曰死不在寇夫人之以佚樂死其  
身者多矣患難安足以死人且君子之處之益有味也  
不忘巾車功名所以立也得之桑落之下學業所以粹  
也未嘗知哀未嘗知憂勞危懼五者所以階也先生之  
自敘其即以教子孫乎吾黨之聞豈止得三遂以語祠  
部君而歸之

題毛氏先世親交贈別詩序後

毛子德鄰視余其先世貞甫中丞公任南都給諫時親  
交贈別詩序一卷時故明弘治庚戌火七月也余風未

題毛氏先世親交贈別詩序後

毛子德鄰視余其先世貞甫中丞公任南都給諫時親  
交贈別詩序一卷時故明弘治庚戌秋七月也余諷味  
環周喟然而歎當故明康陵初御海宇晏安而諸君子  
動色相戒職思其憂以古處切憇充故人筐篚謝文正  
云黃門今日兼言責白髮何人爲國憂吳文定云脫穎  
已非人自薦抗章應與職無嫌晉陵陸廉伯云力培元  
氣須公論言切時宜定老成長洲陳簡齋云第一寬平  
完國體再三斟酌遠時名揚文忠云司諫官偕仍七品  
范公家世亦三吳番禺徐邗祥云忠介兩全須結主酸  
醜相半始和羹東川劉仁仲云官於諫院無南北論在  
朝廷有是非義興吳文肅云休道太平無闕事東南民

力實堪悲石文隱云我有數杯聊送客誰能一食忍忘  
君費文憲云珍重平生名節在同年深望借餘輝而西  
涯序則言諫之道以積誠窮理爲難王文恪云諫有體  
有宜有文有信而歎喑默叫號之皆非蓋古人無不事  
之職無不職之官居言路必盡言責良友相於亦不出  
位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矣余嘗慨有明之世抗言爭  
國是者何多也給事御史無南北往往飛章相應和而  
風聲所驅有官可以不言而言者矣其僇辱竄謫之禍  
前代所無乃目擊其慘而甘心相尋焉固其天資高亦  
平居師友之講聞習熟畏公議如斧鉞愛名節如金玉  
以報君父者酬我友而然歟文恪又舉貞甫之言曰某

是行也中外事皆得言之而有不得行者不言其不可  
行則曠職言其不可行則近名美哉斯言其必不以規

平居師友之誼豈習嘉景公誦女孫金夢各管文金三  
以報君父者酬我友而然歟文恪又舉貞甫之言曰某  
是行也中外事皆得言之而有不得行者不言其不可  
行則曠職言其不可行則近名美哉斯言其必不以規  
爲瑱矣聞者虛襟而贈者稠載爾日之情賓主交暢也  
一卷之中可以觀志可以論世前輩風流弘長緒言餘  
韻雖遺謙敗素好事者拾之俱可愛玩況其子孫乎德  
鄰慎守寶矣亦中丞傳中一事也

題巢寄齋侍郎統領府君行狀後

古者重譜學世家必有譜蓋不獨敬宗收族而史家多  
據依以作紀傳在作史者自述其家世必詳而於他族  
之世本子孫之所記亦必存其舊而不忍使其無傳如  
楊子雲沈休文之傳可見夫孝子之追其親也代序雖

遠而必錄況其祖若父之近者記曰無美而稱之是誣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故夫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古者往往銘諸鼎鐘矣近世士大夫不惟不能紀遠多不能紀近 國家方修 三朝國史開國諸勲臣事蹟微諸家乘零落無傳或僅存 誥勅一二冊實錄中間有載者亦零碎無首尾嗚呼子孫不上之考功簿狀不詳於盟府別無汲冢之藏寧免郭公之闕坐使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際風雲而依日月者不數十年而蕩爲荒烟腐於宿草是可爲悼歎也寄齋乃獨能闡述前人休纒纒數千言不溢不漏事皆可覆也且狀中所引同行間者其功亦賴以不沒其封人之錫類者與余既爲

之立家傳矣復謹識其狀後以歸之以風夫凡爲子若

纏纏數千言不溢不涸事皆可覆也且其口舌可  
行間者其功亦賴以不沒其封人之錫類者與余既爲  
之立家傳矣復謹識其狀後以歸之以風夫凡爲子若  
孫者

題范文肅公勸攝政諸王入關啟後

昔文正公經畧西陲夏人畏之謂其胸中有數萬甲兵  
及入參大政天章奏劄迄不施行今公佐命興朝首  
倡入關廓開大計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者厥後皆如公策而我國家之大業以成萬世之不  
基以定當國時老成蹇諤有明良喜起之風可謂盛矣  
視文正公之遭逢爲過之往讀容齋隨筆云人臣之遇  
明主圖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計足爲不朽伊傅武侯尚  
矣而歷數淮陰高密好時以及唐之房喬周之王朴料

有懷堂文集  
事知幾皆以片言決天下之大勢如指諸掌今讀公啟  
抑何與昔賢脗合而至於任賢撫衆不圖子女玉帛秋  
毫無犯以懷歸附則煌煌仁義之師伊傅之言亦不是  
過又非漢唐以來諸臣所可及也王道規模儒者氣象  
其亦得之文正公之家法與公之子司馬公既出以示  
焚不禁爲之三歎敬識數語簡末將以質史館諸君而  
手書一通以歸之公家以司馬兄弟相繼起爲名臣克  
懋昭乃考之猷訓亦將如忠宣之於文正也

題瀋陽李氏族譜

古者小史定繫世司商協名姓而春秋時善論姓氏者  
魯有衆仲晉有胥臣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原自

炎黃而下如指諸掌而況其家乎故能言吾祖郊子見

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誚繇漢魏而還皆重譜學嚴家諱



古者小史定繫也言商協名如而看利言如日  
魯有衆仲晉有胥臣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原自

炎黃而下如指諸掌而況其家乎故能言吾祖郊子見  
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誚繇漢魏而還皆重譜學嚴家諱  
有精於其業至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者凡此皆尊  
祖敬宗之思孝子之所當厯念者也今瀋陽李君蓋篤  
於本始者其先世故山東人代序已無從考君以徙居  
瀋陽城北曹家村諱起者爲第一祖將衍爲十世以傳  
後今自始祖以下已八世矣序長幼別宗支也紀婚娶  
慎辨合也詳生卒示霑終也宦迹必書眎善述也 贈  
封必書隆 朝恩也簡而盡質而覈其斯爲譜之善者  
抑聞之譜者普也始瀋陽不能紀遠而紀近以云慎也  
伯輿之大夫曰周之東遷我七姓從王亦紀近矣自今

有懷堂文集  
以往李氏之子孫而皆如君之志則由十世以至百世  
可也其不既普矣乎余故樂識斯譜而爲之記

題王石谷 賜書手卷後

王山人翬神襟妙遠道風秀世丘壑在胸落于楮素特  
兼八法足舉二宗 東宮殿下聞其名 召見許之野  
服待以不臣賜坐于旁捧領便面吮毫潑墨趣同磅礴  
亟蒙 睿賞書山水清暉四大字以賜蓋節靈運句以  
寵之也清暉娛人靈運以狀山水而山人乃以筆下之  
山水得之世言山人善臨本頓還舊觀爲名迹獨絕此  
猶未知之山人直臨山水爾非臨本也故足奪真知之  
良未易而乃邀不世之知於 龍樓鶴禁間自 天獨

曠妙契無有又不第 雲章璀璨同於榮光之燭也山

良未易而乃邀不世之知於

龍樓鶴禁間自

天獨

曠妙契無有又不第 雲章璀璨同於榮光之燭也山  
人方世世永寶以顏其堂豈唯以自榮足知 盛世錄  
善旌能及于藝事

題堅齋新居

堅齋都諫新遷邸第頗謝湫塵如游履道之居不異晉  
昌之宅同人謀張六牒各賦長篇既以爲欲敦古歡不  
在今製爰萃曩者名臣亮節命書寵章偏宜韋杜之家  
以署芝蘭之室古人與處不啻求羊君子攸躋如鄰廉  
讓丹青在是不必少文琴操之圖風月於斯差勝子山  
畫屏之句至致乃爾其樂如何敢抒吾黨夕見之微情  
以補君家春明之餘錄

有懷堂文集  
題寄亭洗馬百花詩後

吾友寄亭閱覽博物漱液含芳每對客揮毫詩成三叫  
或承 恩應制花賜雙枝永興乃行秘書微之爲真才  
子間從三昧間詠百花凡元公爾雅之所未箋騷客童  
蒙之所未拾莫不丹青在手點綴入神採似蜂衙遊如  
蝶栩句中著眼即是色香絃外有音自然淡艷若使郵  
亭傳唱堪對名姝假饒弓衣繡成偏驚新樣雖碎金片  
羽聊爲遊戲之資而弄月吟風取適性情之助云爾

題徐大臨宮詞

吾友大臨少負雋才妙領英絕芙蓉之句散落人間薛  
荔之衣依然舊物秦機不遇徒織寒女之絲韜玉自傷

久擻他人之線歎蛾眉之易妬托鴛鳥以何時斯半子

所以告美人之悲而切月不禁客通天之爽者也嗟乎

荔之衣依然舊物秦機不遇徒織寒女之絲韜玉自傷

久擻他人之線歎蛾眉之易妬托鴝鳥以何時斯半子  
所以結美人之愁而初明不禁落通天之淚者也嗟乎  
文人偏宕才子經奇佛助不羈自然蛟蝶少陵太瘦易  
感杜鵑遂乃補東都之夢華採西京之雜記近探勝國  
遙寄宮詞上言朝會之多儀不同綿叢中紀歲時之勝  
事率類柳圈至於並輦承恩貫魚登寵宮中香滿何處  
夜來掌上風迎恐其仙去此如犬子賜一杯之露曼倩  
偷千歲之桃飛箋宰堵坡前落筆沉香亭子也若乃池  
中蒲葉亦復苦愁篋裏扇紈忽然捐棄甚至秋孃金縷  
商婦琵琶此如倦客飄零孤臣放逐梁間玳瑁海燕竟  
無主人塞外葡萄玉驄不逢善相浮雲南北溝水東西

步兵慟於窮途楊朱泣於岐路者矣辭宥知歸亂來終  
雅至如南都閨位後主小樓宰相得浪子之名宮人唱  
無愁之曲玉兒何能報主小憐遂已破家夫復何言闕  
如而已昔者長吉作體多爲阿環仲初擅場半爲花蕊  
豈若句中著眼絃外有音恍忽爲荒臺神女之辭髣髴  
有養卒才人之感方今 盛世篤厚前朝吾丘無帶劍  
之人西陵容上脯之祭憑茲詞客不畏鸚鵡前頭況是  
君家尤添珊瑚故事足使江湖之上盡濕老去青衫或  
者尊酒之餘更採春來紅豆云爾

上金陟三學憲書

時試秀水第一  
以占籍被落

竊聞久服鹽車自沉淪於蹇駟不逢匠石永遺棄於枯

株然或九方見知而不登閑廐輪扁既賞而未枉斧斤

則爾深遠下之悲長吉藹中之哉夫念其力貢元

竊聞久服鹽車自沉淪於蹇駟不逢匠石永遺棄於枯

株然或九方見知而不登閑廐輪扁既賞而未枉斧斤  
則彌深轅下之悲長結溝中之戚伏念某幼傾乾廕未  
習庭趨根矩孤貧豈能不慟阿舒紙筆嘗恐遺羞而居  
無鄉曲之聲出乏交游之助十年飄薄數卷披尋未蒙  
蓋白之題多有醬瓿之辱久願爲朋松石息影烟霞徒  
以門戶衰殘慮益隕墜先人塋壙猶未經營冀此願之  
畢伸庶所知之一遇恭惟珠躔降瑞銑社彰英霧鬱詞  
條蜚聲名於上苑瀾驚學海稱師表於人倫爰自星臺  
來司月斧倍憐寒素而門第爲輕妙簡英賢而正始不  
替某竊陳其敝帚進以粃糠不圖曲賜丹青濫爲題品  
召之校覆將預宮牆薄命差池羣言噂沓致茲久占之

籍頻生外郡之嫌遂以吳門白馬之疑而減庾信青袍  
之色夫某固吳江人也痛惟少孤出依外氏家於秀水  
之思賢鄉陽元未立蚤託甯家康伯無歸常隨劉氏祇  
以慵懶成性造請爲踈契濶樓護之游磨滅彌衡之刺  
諸公未知其姓字城市悉訝爲何人以至視肥瘠於越  
秦逸馬牛于齊楚自惟蹇劣辜負所天欲奉身以長辭  
彌望塵而如結何者劉勰不逢于車下寂莫文心仲宣  
不造于坐間流離弱植倘一乖於良會將永恨于此心  
私竊搖搖不能已已用是激揚落魄展轉窮途望六橋  
以夷猶紆西冷之感興念數月徘徊之羈跡雖不能馬  
首是從而今茲踴躍之殘魂猶庶幾龍門不遠仰惟微

才必錄片善咸收冀賞柯竹于既焦憐嶧桐于半死返



首是從而今茲踴躍之殘魂猶庶幾龍門不遠仰惟微  
才必錄片善咸收冀賞柯竹于既焦憐嶧桐于半死返  
之既岐之路開其可進之階浙水十有一州爲縣七十  
有五或者見哀彈鋏使厠三千客之餘或者頗念處囊  
使補十九人之闕伏惟矜憐而加意焉干冒威尊伏增  
戰栗

有懷堂文藁卷二十二

終

有懷堂主人書









